

每周一星



宁文英

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系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

从小喜爱文学,长期从事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快板、报告文学、电视短剧、电影等多种文学样式的创作。

散文写作方面:散文《三十岁的女人》获陕西省作家协会颁发的散文类二等奖,陈忠实主席证书题字“文学依然神圣”;散文《永恒的灯塔》获2009年起点中文网“家族故事大赛”征文活动大奖;散文《新年咏叹调》获2006年北京世纪大采风征文活动金奖;散文《绿绿的豆角地》被新疆昌吉某学校语文期末考试试卷采用。

报告文学写作方面:报告文学《情系华阴铸辉煌》获2000年北京世纪大采风征文活动三等奖;报告文学《德艺双馨铸丰碑》获2003年北京世纪大采风征文活动二等奖;报告文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获2004年世纪大采

风征文活动二等奖。

小品创作方面:《王老汉存钱》《送奖状》《选女婿》《聚会风波》《柳暗花明》《转账支票》《拆迁风波》《送礼》《真假假作》等搬上舞台的小品剧30余部。其中,《王老汉存钱》获渭南市工商银行第二届职工汇演小品创作一等奖;《选女婿》获渭南市国家税务局职工汇演创作一等奖。

电视短剧创作方面:《花无重开时》《老杏》《肥缺》《悲情黄昏恋》《谁的错》《好人有好报》《贪心不足》《婚变》《招聘女服务员》《赖定你了》《喝酒引起的官司》《养家的女大学生》《巧要工钱》《原来如此》《大小光棍》《借屋换妈》《这个孩子该不该要》《张老汉卖梨》《女村官和恶婆娘》等100多部电视短剧剧本被影视公司采用,在陕西省和西安市电视台播出。其中,电视短剧《鼓乐情缘》作为优秀剧目被陕西省电视台多次回播;电视短剧《老杏》创陕西省电视台当期收视率第二名;电视短剧《懊悔》获西安电视台甲等奖。

电影创作方面:电影剧本《我拿青春赌明天》被影业有限公司立项,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题写了电影片名。

小说创作方面:中篇小说《毡帽子》获得江山文学网小说大赛大奖,“今日头条”和“中国作家网”全文发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已经播放完。同时,《黄海文学》杂志2021年第三期(总第24期),也全文发表《毡帽子》;26万字的长篇小说《文化馆那些事》,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作为“精品联播”节目,由三家联播公司同时演播,并被《中国作家网》、《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顶端》平台连载。

出版书籍:《华山演义》《西岳庙绿叶踪迹》《宝莲灯和三圣母》《三十岁的女人》《风流吉马》《宁文英碎剧选》。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15)

三十岁的女人

一个女性,当她走完人生的三十个年轮,当她用略显干皱的手,将“三十岁”这三个字轻轻地填写在人生履历表上的时候,当她想着穿衣镜里那活脱脱的少女,继而

被半老徐娘所替代的时候,朋友,你可曾知晓她们此刻煎熬的心情?

韶华流逝,去而不返,留下的只有一长串的思索……

三十岁的女人,如同刚走完了尽是鲜花铺就的畅道,突然遇到了前面又是坎坷又是荆棘的征途,她们接受不了,茫然不知所措。

三十岁的女人,尤以那些天生丽质,才开始有了人生的思考,昔日总是舒着眉头看世界,而今成了眯着眼睛、锁着眉头看世界。

三十岁的年轮,像一把利剑,无情地斩断了女性与世界的种种依靠,使她们直面一个真实的赤裸裸的大千世界,开始学会冷静地自己观察、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自己行动。

三十岁的女人,开始有了人类的真情,结束了任性,结束了浮华自负,结束了“海市蜃楼”。她们的感情已趋于稳定,同时也风情万种:爱人类、爱自然、爱祖国、爱生活;有清纯、有刚毅、有坚定、有实干精神。

三十岁的女人,开始有了人类的责任,她们明白了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必须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对生活本身负责,这种责任是与三十岁的清醒年华一同到来的伟大和荣耀。

三十岁的女人,一枝完全绽放了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生理上的黄金时代虽已过去,但同时却迎来了精神上的青春岁月,她们的阅历、她们的学识、她们的风韵……无不露出一成成熟的魅力。

三十岁的年轮,女性独立的旗帜,女性的未来,将从三十岁开始……

那个我和母亲都未曾谋面的舅舅如果还在人世,应该已经九十多岁了。舅舅是在一个夜里跟着贺龙的队伍偷偷走的,离开故乡的时候大概十六岁。

周日晚上,母亲照例守在电视机前看央视一套的寻亲节目《等着我》。“这个节目要是早办几年,你那个舅舅也许就能找到。”一天看节目时,母亲对坐在一边的我说。

不知是母亲未曾完整地给我讲过,还是母亲讲时我未曾用心,零碎的记忆中只知道母亲有个未曾谋面的哥哥,小时候四处乞讨,后来下落不明。直到那个晚上看节目时,伴着不断洒落的泪水,母亲完整地给我讲起那个关于我的外婆和舅舅的故事。

外婆十二岁时,她一岁多的弟弟误食大烟泡死去,外婆的母亲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又无钱医治,不久便离开人世。外婆带着三个幼小的妹妹,和父亲一起苦苦支撑着那个破碎的家。外婆老实巴交的父亲,在被自己的弟媳辱骂“你儿子死了,你老了都会被一碗凉水呛死”后,丢下外婆姐妹四个不知去向,生死未知。

娘死爹离家,外婆姐妹四个只能跟着婶子过日子,整日挨打受气。十四岁多一点,外婆嫁到邻村一户姓张的人家。张家的日子倒是殷实,但外婆嫁的男人却不争气,吸上了大烟,挥霍完手中的钱财后,开始变卖家中的粮食,后来被自家几个兄弟赶出了家门。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依然恶习不改,欠了一堆赌债,家里天天都有上门的债主。家徒四壁后,男人

病死,买不起棺材,外婆卸下一扇门板埋掉了那个男人。

外婆挪动着一双小脚,纺线、织布、磨面,艰难地养活四个孩子。日子本已过得煎熬,又遇上民国十八年年饥,眼看着一家大小就要吃不上饭,在一个走村串巷的好心银匠的说合下,外婆流着泪决定改嫁。

外婆将两个大一点儿的女儿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七八岁的大儿子留给本家兄弟,连同大儿子一起留下的还有几孔窑洞和十几亩田地。外婆想着,她把把自己最宝贵的窑洞和土地全都给了本家兄弟,他们一定不会亏待自己的孩子。

于是,丢下了三个亲生骨肉,外婆流着泪,带着姓张的小舅从县城边的下高塬墩改嫁到县城西边几十里外的小丘塬上,嫁给了我的外公。

外公的先房妻子生下两个女儿后病逝。外公家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兄弟五家三四口人生活在一起,一个锅里搅勺把。民国十八年年饥,关中一带整整三年颗粒无收,十村九空,饥民们四处乞讨。小丘地处耀州西北部,灾情稍微轻一点儿,于是外公的村子天天都有讨饭的,一拨跟着一拨。

一天,外婆的门口又来了一个讨饭的。这

说起土地,它与汗水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

小时候,老人总说:“娃呀,好好念书,长大了别在地里刨食,争取去城里吃一碗轻松饭。”

稍大些,既盼望假期又害怕假期。三夏大忙放暑假,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抬不起头,汗水如线般往下流,衣服黏在身上的感觉真是刻骨铭心。暑假,没完没了地拔草、锄地、玉米施肥,唯一使人开心的就是渠里有水的时候可以玩玩水。到了中秋,最早是收玉米,之后是收梨子。等到了寒假,剥玉米,在修剪过的果园捡树枝又是忙碌一年的农家盛事。

责任制后第二年,爷爷破天荒打了70口袋麦子,从部队探亲回来的父亲望着堆积如山的粮食笑得几天合不拢嘴。父亲的快乐也是广大老百姓的快乐,曾经的大锅饭,最早还可以吃饱,接着稠饭变稀,最后彻底吃不饱。

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管是早期的农田还是后期的果园,大家一是不误农时,辛勤劳动增产增收;二是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付出辛勤和汗水,就能劳动致富,过好日子。

人勤地不懒,人懒地不勤。勤劳,在我母亲身上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母亲姊妹9个,初中后便在家劳动,起圈、拉水、上地、打墙,弟妹们上学,哥哥身体孱弱,外公常年在外出打工打猎,娘家的活基本落在了她与大姐肩上。在娘家本来就是那个狠角色,嫁到我们杨家更是将狠发挥到了极致。一贫如洗,一个土门楼、一圈土墙、三间土草房便是我记忆中的家。母亲干活的精神只能用一个“毒”字来形容。今天晚上要拉完这片地的麦子、下午要施完这片地的化肥、一天套完三千个苹果袋……

曾有一年,下着瓢泼大雨,母亲让父亲和她去村口的旱地看雨水浇玉米,父亲一听顿时暴跳如雷,死活不愿出门,母亲穿上雨衣,扛着铁锹出门。村口汇聚的雨水被她改路引导全部流进了两片玉米地,雨后的玉米苗绿油油地把别人家甩出一大截。事实胜于雄辩,面对母亲的“雨后算账”,父亲缄默无语,再无当天的气焰。

人说:“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贫被人轻,在母亲的内心有着一股劲,那就是过好日子,挺起腰杆。

在我们村,曾有这么一家人,虽然他已经被荒

草淹没,据说已在外地定居,但关于他家的故事如今依然被人常常说起。

据说,当年的那家,刚结婚就盖了瓦房,院里种满竹子,干净又有品味。女主人身材高挑,天生丽质,加之爱打扮,活脱脱一个洋娃娃。奇葩的是该女子每次去田里,一路都要打着伞,至于干活嘛,只能说“呵呵”。

这一儿一女,要说孩子不算多,就是这个曾经令无数人艳羡的家庭,最后穷得差点供不起儿子,不得已到城里去干环卫。据说,女儿辍学要去打工,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求了几家,最后从一新婚媳妇那要了几件旧衣裳才把孩子送走。

前天,父亲对我说,我爷爷的爷爷那辈曾是方圆数里的名门望族,土地多、男孩多,但到了我爷爷的上一辈,儿子中有人抽大烟、赌博,还有人打拳,从此家道中落,那个打拳的最后被人打死了在甘肃。听完不禁一阵唏嘘,那个爱要钱的,我还有印象。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也是农民立身的根本。

我无数次劝母亲,把有些零散的果园放弃或者干脆别种了。而那些一年年被她侍弄长大的果树就像孩子一样让她割舍不下。大家都说,果园没效益,不如去打工,母亲则说:“我去打工,干两年,年龄大了,人家不要了,我回家没果园了我干啥!”

不管行情好坏,母亲雷打不动地照顾着她的果园。母亲的勤劳也教会了我许多,只要勤奋,好好做人做事,生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如今,我一年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节假日回家给果树施肥,秋天在硕果累累的果园收获。除此,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每年初夏和母亲在果园里种菜,撒下种子栽上苗,后面就是吃不完的青菜、黄瓜、豇豆、南瓜……

以前,我厌恶土地,因为它与汗水相伴,与枯燥齐名,与自由背道。如今,我向往土地,因为我深刻明白,它与生命同在,与希望孪生,与收获不可分割。

今年,我已经38岁。接近不惑之年,我越发明白一个道理:认识平凡,享受平凡,人生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收获,人会欺人、骗人、轻人,只有土地是最忠诚的朋友,只要你愿意流汗、费心思,它从来不会欺人、骗人、轻人。(作者单位:中国航发西航)



牧场的早晨 王劭华摄

牛背梁游记

王龙龙

壬寅年农历五月十九日,风和日丽,春和景明,吾与友同游牛背梁,悠然自得,心甚悦之,属予作文以记之。

牛背梁去城百余里,山高千仞,甚是雄伟,吾早闻其名,屡欲游,未果。壬寅年春,吾与友人乘车南出长安,穿秦岭,度瀟、瀟,前往游之。及至山下,吾仰望之,但见群山雄峙,层叠叠嶂,耳旁鸟语声声,一派生机盎然之色。行约半里,层折而度。脚踏露,沿途溪水潺潺,水之所经,因地形,各有姿态。水泄于两峰之间,全石为底,尤为清冽。吾寻一石少憩,四面竹树环合,顿感其静幽邃,无丝竹之乱,无案牍之劳,心甚怡之,奈何友人催之甚急,遂与友人同陟椒极。

及至山顶,其景更甚。极目远眺,奇峰林立,颇有巨龙盘桓之姿;云海滚滚,森林涛涛,天地浑然一体,喊之,声声响彻天际,不绝于耳。吾与友人竞相戏之,乐在其中,竟不知疲倦。山顶有一巨石,其形甚异,正背皆书,吾前往观之,字若游云惊龙,苍劲有力,颇具颜筋柳骨之遗风。少时,已而夕阳下山,人影散乱,吾与友人虽贪恋美景,奈何时光渐晚,无奈匆匆而归。我问青山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知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游人之乐也,游人知乐而不知鸟之乐也。既能观美景,也能述其文,谁也?长安王龙龙是也。(作者单位:陕西交控集团运营公司西长分公司)

“祭了河神”的舅舅

侯亚萍

次来的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麻杆似的两条细腿,鞋子破得露出脚趾,蓬蓬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麦草。看着外婆,孩子怯怯地叫了一声“娘”,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站在外婆面前的这个讨饭的孩子,正是外婆留在张家的这个大儿子。

那时,我的母亲还没有出生。母亲稍稍懂事,母亲的婶婶悄悄告诉她:“你还有个姓张的哥哥,那年讨饭来过咱家,住了两天,不知家里谁说了啥闲话,你大(爸爸)又不在家,你娘可疼得不做主,只好给你哥装了一口袋面粉,塞了几个馒头,流着泪把你哥送走了。你哥哭着不想走,临走时给你娘说,养麦熟了来接你娘回家……”

后来,送给人家做童养媳的我的两个姨妈长大结婚。姨妈偷偷地告诉我的母亲,说我那个舅舅讨饭时晚上睡在麦秸堆下被狼吃了。也有人说,耀州城西的泪水河连年发大水,淹死了许多人,说是河神发怒,于是舅舅和另一个女孩被当作童男童女,嘴里灌了水银,活埋在下,祭了河神。

怕外婆伤心,关于舅舅的这些传说,母

亲和姨妈在外婆面前只字不敢提。

十几年过去,1963年我的父亲被派到下高塬“社教”,才得知我那个讨饭的舅舅并没有死。说舅舅讨饭晚上睡在一户人家门口,这户人家见孩子可怜,将舅舅送到富平县美原镇盘石村一户姓石的人家当了养子。

我的两个小舅舅找到富平,见到了舅舅的养父。老人哭着说,1936年贺龙的部队南下,在村子驻扎了四十多天,舅舅和养父给部队上磨面,部队走的时候,舅舅悄悄跟着部队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那以后十五年便没了舅舅的消息。

1952年,舅舅的养父忽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里,舅舅改了名字,叫石彦海,依然用着养父的姓。信很短,只说他活着,没有留下回信的地址。舅舅的养父哭着说:“娃心里委屈,不愿回来,也不愿我们去打扰他。”

母亲得知消息,和父亲给当时的国防部、内务部写信求助,查找舅舅的下落。对方回了信,说是没有部队番号,他们无从查找。于是,关于舅舅的消息,停止在那一封没有地址的短信上。从那以后,杳无音信。

没有找到舅舅的下落,母亲始终未敢将舅舅还活着的信息告诉外婆。记得很清楚,外婆

雨霖铃·登太白山

桂维民

朝曦舒卷,国魂秦岭,太白溪岸。晨岚浸湿草径,星驰鸟瞰,芳菲无限。欲探峰头仙境,望台空云漫。所到处,风雨飘摇,壑洞幽林掩深淺。

苔阶翠影摇崖畔,路迷离,佛道藏深院。流泉与我作伴,山波墨,景随心远。北顾南瞻,天地方圆,历经治乱。便纵有,世外桃源,四序多迁变!

红船 (外一首)

田冲

一叶红船肩使命, 万千勇士证初心。 风云激荡周天动, 气壮山河百岁新。

咏汉中仙毫

汉中潮起揽风云, 满目仙芽处处春。 形色味香天下冠, 一杯入盏见诗魂。(作者单位:西安书林)

矿灯 (外一首)

陈建民

你是急切的母亲 那睁大的明亮的眼睛, 在黑暗的地宫里寻找 丢失多年的孩子。 纵使找遍每一个角落, 不辞辛劳 也绝不会放弃。 即使他死了 也要寻到骸骨 以止息思念的 汹涌波涛。

夏

你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于我, 让我绽放, 让我起舞, 让我结出果实, 臻于成熟。 你的激励, 你的鼓舞, 你全部的爱, 我岂能辜负。 我要在夏的舞台上演出最精彩的一幕。 绿波汹涌, 红花万顷, 狂风暴雨伴奏, 雷电也为我鼓掌欢呼! (作者单位:泾阳县兴隆镇)



喜迎二十大(篆刻) 王耀征

离开人世的时候,一只手一直耷拉在被单的外边,很是冰冷。我不知道,外婆的那只手可是在搜寻那个说养麦熟了就来接她回家的儿子?

我常常想,舅舅如果尚在人世,不知会不会想起故乡,想起那个一直等着儿子来接自己回家的小脚母亲?舅舅如果已离开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可曾望过一眼遥远的故土?尽管那块土地给了他太多的痛楚和伤心。

那封信之后,舅舅切断了和故土的所有联系。舅舅可以怨恨,舅舅也可以忘记。可外婆呢?外婆无法忘记,自从舅舅离开之后,除了偷偷地流泪,外婆到死没再开口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母亲哭着说,舅舅这件事上,外婆有错。我在想,一个旧时乡下的小脚女子,幼年丧母,父亲离家,嫁了一个与爱无关的男人,男人抽大烟而死,无奈改嫁……饥荒、战争、逃难、骨肉分离,生死未知……这么多的遭遇和不幸集于一身,这又是谁的错?外婆又该去怨恨谁?

我是理解舅舅的。于舅舅而言,那样的斩断和忘记只能是一种逃避。儿时的种种太苦太疼,舅舅把童年打个包,紧紧地裹起,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再轻易碰触。舅舅的后人自然是在的,但他们也许并不知故乡在哪里。被舅舅斩断的故乡,无法回望,即使舅舅的后人偶尔想起。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那个讨饭的舅舅,那次出走,不再归来。(作者单位:西安天天读书科技公司)